

沃邱仲子編輯

新官場家庭繁華史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民國十年 新官場家庭百怪錄目錄

總統眷屬之聲勢煊赫

總理眷屬之舉止豪奢

總次長眷屬之詐騙手段

總裁總辦署長眷屬之應酬笑史

諮議顧問眷屬之窮形極狀

館長眷屬之新舊黨派

普通京官眷屬之趣談

外交官眷屬之豔聞

巡閱使經略使眷屬之秘記

都督督軍眷屬之別史

巡按省長眷屬之趣談

政財實政四廳長眷屬之百怪

道尹眷屬之逢迎妙術

知事眷屬之形形色色

釐稅員眷屬之醜態

普通外交官眷屬之怪象

普通軍官眷屬之卑鄙

議員眷屬之婚姻談

新官場家庭百怪錄 目錄

二

滿蒙官僚眷屬之窘狀

紳士家庭之穢史

留學生之家庭趣史

夥友家庭之奇聞

女醫生家庭之離奇錄

耶穌教徒家庭之別史

律師家庭之穢史

洋奴家庭之異聞

女教員家庭之秘密史

新劇家庭之齷齪史

妓女家庭之醜態

工人家庭之怪現象

舊官僚家庭之專制

大商人家庭之現形

醫生家庭之果報

苦力家庭之秘密生涯

天主教徒家庭之笑史

回教徒家庭之軼事

女學生家庭之自由

男教員家庭之現形記

農人家庭之變象

坤伶家庭之秘密史

賭棍家庭之惡報

軍人家庭之穢聞

民國十年
官僚家庭繁華史

沃卹仲子

總統眷屬

官眷之弊。不外嬌奢。甚有不守壺內之箴。而干預外事者。若夫近世小說家。所摹擬則中冓之醜。等於桑濮。著者既惡其穢褻。且慮其虛造。今茲所傳頗多趣史。讀者可以消睡。亦可以噴飯。而諱不涉虐。肖不傷雅。非徒以揭穿黑幕爲長也。第既言官眷。必始元首。我國總統尊嚴。至袁而極。古之帝王。蓋無以過。今雖不敢擬項城。而以視美法。固自煊赫。眷屬驕貴。更不待言。其初袁氏仕清。有寵拉后。妻女得入宮掖。天家華富。羨之久矣。故自設新宮於三海。全眷入居。其起居動作。禮節儀武。莫不摹擬清代。世徒知洪憲僭號。旨出克

定若秦王之贊高祖不知欲正位朝陽而勸夫壻加翼善之冠者固大有人在。在聞當二次革命平定府中稱謂已易羣下呼袁衆姬曰某宮殆法日人朝鮮姬則南宮也。子女日暮入請安雖所行不過數十武而各有護從室自置庖廚僕媼皆衣官衣其尤甚於清室者則諸公子多喜西式陳設裝飾璀璨滿目而門禁之嚴則府中雖龍鍾之嫗垂髻之童咸有照片繫諸通行證無證與證貌不合者立擊斃之不付裁判也。雖黃波繼任力崇節約國慶日縱人入府游覽已著一粗劣制服偕眷屬出而觀玩在衆人目中幾忘却爲元首矣孰知其眷屬服用之奢實不亞於項城危夫人所蓄珍物說者謂無一非至精之品及河間扶正私產之富本三倍於袁周夫人支配指揮綽有餘裕惜入宮未久寶婺遽沈此老親持家政專務剋嗇或謂是時入公府者覺

有冷氣撲人。然諸公子各擁私財。時以珍物美饌進獻。家庭之樂較勝袁黎矣。殆東海膺選。此公任東三省總督時。眷屬住屋純用西式。錦幔絨毯輝煌照眼。實則皆公家製辦。聘女教員授二妾及女公子書。西偏專置課堂。內室外室電鈴四達。著者見其差弁室電鈴表。凡按四下。則通女公子室。豈亦師郭汾陽以裨將侍閨門裝飾耶。雖眷屬寥寥。而規制整肅。服御精美。亦僅遜於項城。蓋擬總統爲帝王視眷屬。猶后妃太子公主公府中人。已成爲一種習慣。牢不可破。種因者則袁氏也。故袁氏之家庭。卽民國元首家。庭之模範。如凡任崇文稅者。例進羨餘十萬。爲夫人諸姬及男女公子化粧品。用亦開端。洪憲僅黃陂一人不取耳。袁夫人闊達大度。有丈夫風。其御諸姬亦簡而有法。唯化家念尤急。每夫妻對談。輒絮絮以任滿後家將安適爲問。又數於

世凱前名諸子曰爾曹何弗習一業他日爾父任滿卽平民初無此爵此祿豈皆終身爲總統公子耶又每聞滿蒙王公有承襲事必曰若此則革命徒損漢人耳何爲哉數數以微言引逗實爲洪憲動機之一而世人不知又在清代出入慈寧頗惡諸內奄故力主設立女官雖未成事實而其左右尙書才人婕妤之類已濟濟在列大都皆其戚舊僚屬家之婦婦也惟不喜干外政從未靳袁氏委拔一人而朝鮮姬乃思攬權用事嘗納一官吏餽引進者袁任北洋時之文巡捕王某也一日侍袁晏微露意袁笑曰汝勿受人愚若輩欺爾女子所餽物皆膺鈔亦非真試出我爲爾辨之姬愕然不能對事遂已時有傳宣官某者多交接賈人凡各省疏果珍錯之先時至者某恆得以獻諸元首眷屬一日袁氏飯於某姬室含醬瓜而甘之問何來姬固慙遲答

曰此某傳宣官所獻之灌園醬菜也袁領之次日召其人獎藉之然未久卽假罷去衆議其喜怒不可測自是賄諸姬營進者遂鮮自項誠眷屬有戲癖歷任皆然故公府恆演劇唯河間客賞且周夫人喪故不近音樂袁氏諸姬中多擬絲竹朝鮮姬且能舞然袁粗豪性不近也一女公子學奏鋼琴聞而嗤之曰汝欲值女牧師登壇唱歌耶抱存初以文學得父驩已而知其嗜曲有戲迷嘗詈之曰使汝爲元子吾卽傳位汝亦陳叔寶李昱之流耳咏臺亦喜女優且善秦聲而工掩飾項城不及覺故始終寵信之其左右侍從皆咏臺心腹事無不走告者一日有馬班妓至京師在彰德日嘗侍項城飲稱其明慧者也詠台知之立囑袁乃寬飾之以進項城大喜頗譽藉乃寬乃寬前席對曰此元子旨某特奉行耳以是父寵更專而以

乃寬尸名亦不得罪母氏宜北洋派多服其才識焉

黃波眷口寥寥家政操於簪室危夫人其弟某頗用事然代黃陂治產營運爲謀甚忠至今黎氏富有賴其力也計在總統任年餘危夫人私財可二十萬秘書某君告人謂此皆樽節所得然黃陂在任應酬用度並不過儉而樽節之餘猶有此數則元首眷屬勝於前代皇后遠矣

三海賣魚久已騰笑全國今試述其內容則河間當國受制段徐後喪內助老懷於邑除每晚王叔魯電話至少有喜色蓋其銀行存款皆按日計息王爲經手息到則以電報告也其國中商業及家庭用費則張調宸管理皆周夫人所委派足見知人善任然河間性奢諸姬及公子等除規定月費外凡用款至百金須張氏先請示衆以爲苦其實公子等已各擁私財百萬數十

萬不等。一日復逼張取資。張適以他事受河間申斥。忿然答曰。偌大三海。苟能賣其樹木魚蝦。何難萬金。立致不知爲諷詞。竟貿然行之。後爲報章所譏。此老始知秘書中有勸其禁止者。曰罵也。罵過了。率性歸公。辦理所謂歸公者。不令諸子私得而據爲已有也。

東海夫人素工應酬。老到大方。項城尊以嫂氏。每有勸誡。未嘗不拱聽也。其人表面亦開展。而內實吝嗇。在東三省時。飲食日用皆責之支應局。綰局爲陸勤伯出入東海內室。若家人子弟。甚至女僕傭資亦由局供給。近則大事。吳世湘主持小事。楊冠如主持二人。得直接回事。其人凡費常探囊可省。則省。自去年雙十節受任。今夏存款得四十萬。由夫人貯藏爲不動尊。秋間端午樵豕持其遺物求售。東海頗欲得之。夫人謂俟再得四十萬買不爲遲事。

竟已。又官潘陽日。偶公。燕演劇。頗垂睞。女伶小四。寶賞寶甚厚。屬官窺意。卽議購之。以獻陸勤伯。戎勿然。謂夫人外和內妬。幸弗以此貽帥座憂。則其人可想矣。

眷屬既以后妃自居。視諸官猶臣子。當然無嫌疑之可言。自項城時。屬官舊部均得請謁。夫人若心腹。則並諸姬嬀女子。婦亦不之避。歷任元首皆然。故貴官要人。必以能與元首眷屬接談。示尊寵。去年歐戰慶賀。諸督軍到京者。多咸聚於太和殿東海夫人設几於殿廊參觀。萬其出時。經殿前。諸督咸致敬。獨倪嗣冲趨前問候。衆莫能擬也。

總之。自遼金以降。北京卽爲帝宅。雖禮已改。而侍從廝役。仍視元首眷屬。爲天親。摹擬清制。無微不至。故驕蹇之弊。終不可謫。然洪憲時代。雖極侈泰。

却禁烟。賄自黃陂正位。而戚誼中有吸煙者矣。河間更何論哉。

總理眷屬

民國總理曰唐。曰趙。曰熊。曰陸。曰段。曰王。曰錢。曰靳。時期短促者爲龔。仙舟未及任事。則李仲仙也。唐少川摹仿西式家庭。素開通。任總理時尙未續絃。卽其女子數人。皆善交際。有聲社會。長壻則同時組閣。長交通之施肇基。次則今使美之顧維鈞。施之奢。顧之爽。皆有舅風。皆賴夫人以活動。卽唐氏家範可知矣。任總理日。恆入公府。家政胥女公子操持。邸中有彈檯。有球場。有跳舞廳。無星期不設茶會。或燕飲者。一日開支至三萬金。而唐氏僅四日飯於家中耳。適有某國女優來游。與諸女訂交。竟下榻總理邸中。外國男友來訪者。直造唐宅。陳鐸時謂賭其來賓。可稱中西合璧。阮斗瞻曰。直是五洲大

旅館宵止。中西兩地人哉。

趙智庵素懼內。蓋以上將而兼都元帥者。自宣統間罷官。僑寓津門。夫人慮其爲狎邪游。出入須命。一老僕隨之。僕蓋夫人隨嫁之紀綱也。及攝總揆。每日至院辦公。仍以是人監之。智庵以爲苦。陸建章等凡聳之。置俊僕。竟以是縱慾死。而世乃誤傳爲袁氏所謀斃焉。趙開爽有幹才。而營運非所長。夫大則節儉。好小利。一日有警官餽一金佛像。重四十兩。值不過千餘金。勒智庵酬以要職。智庵有難色。夫人曰。此不難。吾翌日入府面求慰庭可也。無如何。爲落於直督張錫鑾。竟得權某縣知事。

陸子興所取婦。比利時產也。碩大無朋。而富於才識。陸氏奉之爲司命。邸中一摹西式侍者。皆白衣紅袖。若餐館之僕。歐初所僱女傳。皆京師旂人。夫人

嫌其粗穢。乃以重資僱東女。或告以日人多奸細倡妓。且然外交官左右。不宜置此輩。陸以爲然。而婦弗從。卒不敢易以過肥。步履艱不甚好交際。然偶值大禮宴客。所談娓娓。四座盡傾。好置珠鑽。價所罔計。有時值陸匱乏。不能應。則飾病却餐。以嚇之。必貸款購之。乃已。

鳳凰夫人自清代已負時名。深沈饒智。計女維新家也。而不易裝服。無浮薄相。出常熟朱民父仕湘。拔熊氏於童子試。外舅而實兼受知師。故終身敬其夫人。不敢置妾媵。所織閣號稱第一流。季直卓如皆厥舊友。眷屬頻過。從或觀劇。或游覽。恆熊夫人爲主。衆女賓從之。故人稱爲女總理。復好佛喜談禪。理時謂北地某徵收局長實由某禪師介紹。納餽於夫人。始獲委任。則揣摩過甚之詞矣。若張弧壽鵬飛之流。其室皆奉熊夫人爲女師。故得爲鳳凰所

拔擢。今其兩女子已畢業。頗露頭角。有名於析津云。

段芝泉四任總理。負天下重望。却無人議其家庭者。蓋剛愎自是。於家亦然。妻子皆畏其威。莫敢多事。然皖習好引私親。故妻黨及兒女婚媾。少有瓜葛者。莫不盤踞於政軍兩界。其邸中用極煩。夫人公子知其叢怨甚。結果難言。遂各殖私財。然不敢索之。段氏復不能通賄賂。則又務節月用以贏餘入己。以是購物發薪及諸應酬款。每無出主計者苦之。則告諸門下。要人私獻以足之。徐靳吳曹陸王諸人。輪認供給。彼亦佯爲不知也者。今方築園林於津門。規模夔絕。聞亦門下所報効。又好奕。日恆父子二人角勝。揪捫間而奕。實不如子衆。知其每奕。負必詈責人。則靳其子。故虧敗以博驩笑焉。小徐尤善伺喜怒。每議事恐干駁。結則以賄求公子。勿勝。公子或闕用。故拒之。則餽益。

增聞有一次至三千元者。

王聘卿持身誠慤而姬妾獨多。且有通房婢。家居置酒。則諸姬環侍。或爲小博。資者備飲饌。自謂閨房之樂。非人所及。而不干外事。任總辦日。亦促無可言者。錢幹丞家非素封。而眷屬皆摹擬貴族。服用甚侈。任內務總務日。夫人嫌居處不稱。促覓新屋。適豐盛胡同錫良宅出售。錢病其價昂。夫人曰。是非往日。撤奉天參贊。君者乎。彼家亦中落矣。我正當購其居。示今昔興衰不同。錢從之。遂購以重價。奔走錢邸者。向分浙黨。同也。鄉東三省黨故吏也。廣西黨門生也。若有事晉謁總理。已赴國務院。則重賄司閹。亦可引見於夫人。第汎汎者。弗能也。嘗以壽日設讌。招名伶宴劇。夜分客散。內室失現金珍品。甚夥。家人將召警吏。夫人止之。未兩日。諸物復還。僅失鈔票數百元。邸中

人。遂。謂。狐。仙。爲。崇。而。實。莫。名。其。故。吾。聞。之。粵。西。蔡。君。若。靳。翼。青。登。台。未。久。無。故。事。可。言。惟。眷。屬。素。奢。靡。任。山。東。都。督。時。恆。至。商。埠。劇。園。觀。劇。聞。其。夫。人。亦。頗。嗜。博。云。

總次長眷屬

著者二十五年。前游京師。時漢官眷屬。好酬應者。祇張樵農一家。故都門竹枝辭。有日斜罷值歸私邸。對面剛逢太太車之句。自新官制發軔。而一變矣。宣統間。而再變。入民國。而三變。顯官眷屬。幾無一人。不加入交際場者。交際多。則弊生。弊生。則報章之傳播。小說之摹擬。不曰某總長姬妾之艷史。卽曰某次長女公子之香蹤。蓋可慨矣。某君故世族。素拘謹。持家範。自任某部次長。未一年。而其女公子。至御車獨出。飲於酒肆。聞者失笑。其老僕歸。余以問。